

釋自嵐

【菩提道上】

黃昏

太陽總要下山，生命依然無常，但我不再用放縱的欲樂來逃避，夕陽的變化是美麗而值得欣賞的，一如生命本來無常，要去體認它、接受它。因為夕陽西下才有黃昏動人的演出，才能接引月夜到來……

1

記得小學放學時，我喜歡沿路數著煮飯花回家，陽光斜斜照在背上，暖暖的讓人發癢：打在葉上、草上、屋上、路上，亮金地讓人眼花。回到家，立刻衝進廚房看看今晚的菜色，跟媽媽嘖哩呱啦一陣，便拉著小狗到外面散步。小狗的興趣在地上，東聞西嗅地尋找熟悉的味道；我的興趣則在天上，前看後瞧地欣賞瑰麗多變的雲彩。

當雲霞由明黃轉為橙橘、再轉為暗紅，只留下一抹餘暉透出微弱的天光時，會有一聲聲鴿笛催促鳥兒回巢，此時也該回家吃晚飯了。偶爾玩得忘情，看到路燈亮了，聽到電視機傳出卡通歌曲，才會三步併兩步地衝回家吃飯。

2

上了國中書包變重了，放學時間也變晚了。學校在山丘上，踩著鐵馬順著斜坡一路滑下，呼呼的風吹得我像小飛俠，然



而我卻始終捉不住天空那最後的彩霞；再快的速度衝回家，還是不知道爸媽何時已到辦公室加班。客廳留下一管慘白的日光燈與室外越來越濃的黑暗抗衡，桌上依然擺好了飯菜，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以外，還有誰來晚餐？囫圇吃過飯後也無心看電視，因為我知道，爸爸要我像哥哥一樣到台北讀高中、上大學，不用功是不行的。

不負所望，我穿上了綠衣黑裙，走在總統府廣場上。西斜的太陽，把影子拉得好長好長，偌大的廣場只有它亦步亦趨地跟著我回家。在公車站牌前，眼巴巴地望著來來往往的車輛，卻等不到要搭的車。原本還能就著微帶溫暖的金黃陽光看書，不知不覺中滲入愈來愈多的清冷慘白，才發現天幕已換上藍黑絲絨。這麼晚了，我

不禁焦急了起來，「傻瓜！急什麼？又沒有人在等著你回家。」心念一轉，反倒輕鬆起來，看著綺麗絢爛霓虹市招才剛登上夜的舞臺，便竭盡所能地搔首弄姿，可是找不到屬於我的燈光。

3

考上大學，蟄伏鬱積甚久的活力正要爆發。下午最後一堂通識課，斜射進共同教室的陽光，為灰灰白白的走廊窗台塗抹上一層金粉；風陣陣吹來，帶來嘩嘩的樹聲，也捲起青春的騷動。趁教授轉身寫黑板時，一眨眼就溜走了好幾位同學。頭髮花白的教授轉過身來，依然不改他沙啞平板的聲音繼續授課。蹺課在外的同學對著我擠眉弄眼，我也緊張地伺機行動。又等

到教授轉身寫板書，我抓起書本，正打算拔腿就跑，卻聽到一聲沈沈的咳嗽聲，嚇了一跳的我跌回座椅，錯失了良機。

躲在教室外的同學對我露出失望的表情，搖搖手中的大字報：「下課，校門口見。」教室只剩下小貓幾隻，老教授舊馬達似的聲音依然嗡嗡地響著。聽到下課鐘，我被電著般醒了過來，教授說「下課」的餘音未散，大家都已衝出教室外了。我急忙趕去和同學會合，卻在樓梯轉角處回頭看見老教授遠遠地落在衝鋒陷陣的學生後面，斜照的逆光在他身上鑲上金邊，臉卻因背光而陰暗得不易辨識出五官。

急奔到校門口，同學們紛紛捶打我，笑我像姥姥般反應遲鈍、動作緩慢。笑鬧過後，登上現代風火輪追著風、追著太

陽，趕在夕陽沈沒前到淡水賞落日。不必像夸父那樣悲壯，我們輕而易舉地就追上落日餘暉。一群人輕鬆地坐在堤防上，略帶鹹腥的海風送走地面散發出來的熱氣，陽光愈來愈柔和，不再刻劃出明暗分明的線條，天空與水面一片暈紅，我們也籠上一層淡紅薄霧，像透過柔焦鏡頭，每個人的稜稜角角都看不清，只顯出柔和的美。

笑談中，夕陽漸漸隱沒，只剩下微弱的光線映出我們眸子的閃亮，天空中聒噪盤旋的鳥兒都已回巢，更顯得我們的笑語是多麼清脆熱鬧。夕陽沈入海裡，沒關係，聽我們用歌聲把月亮請出來；日夜要交替，世代要更新，我們這批意興風發的後浪，正蓄勢待發，隨時要推倒前一股大浪。然而，那老教授不也曾經年輕過嗎？



當同學開始有了自己的走向與發展，我也跌破眾人眼鏡，竟有一位異性朋友。人約黃昏後，大概是戀愛公式之一，他也不能免俗地帶我踏遍台北市郊能欣賞落日的地方。那時我在學攝影，喜歡拿著相機到處取景，才看到夕陽自雲層中投射出縷縷的金線，一拿起相機，光線卻已消失在雲後；才正考慮要選取什麼角度，那金魚麟般的紅霞已糊成一片紫紅絲綢；還在調整光圈和快門時，紫綢已染上了黑色。想要抓取永恆的鏡頭，卻發現剎那變化的疾速，我被嚇得心慌，突然「無常」二字重重地敲在我的腦門上。用自然科學來分析這些光影的變化，我竟然想到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我真恨透自己的沒情調：我為什麼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樣，傻傻地依偎在他身旁？我也對他生氣了起來：他為什麼不說一些天長地久的話，來安撫我、勸慰我呢？唉！就算他說了，我也不會相信。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感情，就像火紅的夕陽、繽紛的彩霞絕對是我接收到的真實，但那天光雲影詭譎的變化怎麼說？黑夜的到來又怎麼說？

4

臨床實習給了我更多現實的訊息。

探視一床床久病的患者，儘管說黃昏的殘陽終究要隱沒，但我多麼希望在他们身上也能看到一絲霞光；然而，憔悴枯槁的面容、灰濛無神的眼光、腫脹敗壞的軀

體，我看不到一點人的尊嚴。在格局類似的醫療大樓繞來繞去，沒有昏暗變化的人工燈光，一成不變的設計，似乎要彰顯人能夠掌握生命的無常，卻總讓我覺得虛假而不自然。因此，偶爾經過一扇窗，即使腳步再匆忙，也要回頭張望一下窗外的變化；經常是看到華燈閃耀，才結束一日的工作，收拾好一張張的病歷，走出醫院還是輕鬆不起來。

雖然已學佛，知道無常的道理，但我不知道能做什麼，更無法排解內心的空虛與恐懼；尤其昨日還和與我同年齡的女孩談著她在海上的英勇，今日依約前往探視時，她卻已經「不在」了。下班後，跟同學去吃一頓大餐，慰勞一下自己負荷太重的身心；到KTV任意嘶吼一番，忘掉那無

力的悲痛。我已不像初來乍到時，對台北繁華的夜生活感到陌生的恐懼，相反地，已熟悉它各種招攬的方式，也成為其中消費的一員；只是在霓虹燈下穿梭進出日久，我愈來愈感到迷惑。

我厭倦了表面繁華而內在冷清，恨自己看似年輕風發實則無能為力，害怕陷在黏膩的情網而不能自主。一種不安定的飄盪，似乎是自從中學以來屬於生命的基調，於是我選擇自我放逐。到東台灣去吧！那兒看不到夕陽，就不會再讓那美麗的哀愁，攪動我生命的苦澀；遠離熟悉的台北和朋友，或許孤獨可讓我沉澱。

住進病房改造的宿舍，浮青的白色天花板，略帶昏黃的白牆，灰色的磨石子地，沒有與外界相接的窗戶，在裡面完全



感覺不到晨昏變化。我像具死屍，橫躺在洗得泛黃的白被單上，心想這樣正可避免我觸景生情。下班後便躲回宿舍，幻想這似乎「無菌」的空間能使身心清淨；然而，不到一星期，我就受不了而衝了出去，再回到自然的世界、現實的人間。雖然東台灣看不到落日，但不表示黃昏不會到來；自然的循環總在變化，要解決的問題總得去面對。我拿起話筒，再與家人、朋友聯絡，在這樣若即若離的關係中，重新調整自己的定位，尋找生命的意義。

一日下班後，騎著車往郊外去，看到西邊的山頭火燒般的一片豔紅，我突然好想看看西台灣的夕陽；我覺得該「回家」了，可以去碰觸心中懸宕已久的問題了。工作約滿後，辦好離職手續，帶著簡單的

行囊，來到香光寺。

5

當太陽收回它的威力，臉上的汗珠慢慢被涼風吹乾，差不多該結束一天最後的勞務出坡。這是學院生活難得的緩衝期，要解決生理需求的就去沐浴、藥石或運動；要促進交流的便一起談天說笑；想加強梵唄的就去練習法器、唱誦……各取所需下呈現出各種動作、聲音，此起彼落交織成熱鬧的氣氛。

我眺望著遠山和對面村落的燈火，心想家人、朋友們是否也正欣賞著這落日黃昏？他們大概很難想像我現在的心境吧！看這日夜交接的過渡，遠山從工筆彩畫變成渲染的水墨畫，墨色漸漸流到了香光

寺，大殿裡的燈接替了夕陽的溫黃橙暖，外在的活動也該轉為內心的潛修了。三聲雄渾的鐘聲涵蓋住所有的聲音，跟著叩、叩、叩……厚篤的巡板聲，提醒大家該上殿做晚課了。

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懺悔！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然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

太陽總要下山，生命依然無常，但我不再用放縱的欲樂來逃避，也不再耽溺於

空虛的恐懼。夕陽、晚霞的變化是美麗而值得欣賞的，一如生命本來無常，要去體認它、接受它。因夕陽西下才有黃昏動人的演出，才能接引月夜到來，所以生命應該是無常的，才能生生不息，有各種活潑變化的可能啊！日日修練，我找到了不同的生命態度，並不斷地試驗它。

走出大殿，夜已沈靜，白天活躍的細胞也慢慢安穩下來，可以輕鬆但不能放逸啊！假若我看不到明日的朝陽，也要無愧於這一夜的生命。

【書訊】

性空法師《念處之道》、《四聖諦與修行的關係》出版

捷克籍性空法師來台講授《大念處經》、《轉法輪經》的內容，現分別結集整理成《念處之道》、《四聖諦與修行的關係》二書，已於九十二年十月由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。